中國音樂何去何從

蔡元培出任「北京大學」校長，同時創立「北大音樂研究會」，雖屬課外活動性質，但科目却分小提琴、中國古琴、琵琶、崑曲、絲竹等組；中國最早的一份音樂刊物——「音樂雜誌」也在此時出版，內容當然是注重西洋音樂方面。

一九二〇年，蕭友梅由德國「萊比錫國立音樂院」畢業回國，被聘在「北大音樂研究會」講授西洋音樂史及和聲等課程；稍後，留學瑞士的鋼琴家楊仲子，國樂家劉天華皆被邀請擔任導師，「北大音樂研究會」正式改名爲「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」，所長蔡元培，教務主任蕭友梅。

蕭友梅除了在「北京大學」任教外，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」、「北京藝術專門學校」都有他的課程，又聯同楊仲子、劉天華，和音樂、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、劉半農、趙麗蓮、趙元任等，組織「國樂改進社」。蕭友梅對於推動中國早期西洋音樂教育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。

中國的第一個交響樂團——「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」成立於一九二一年。

「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」創辦人梅百器（MARIO PACI ），一位意大利鋼琴家兼指揮家，曾經培養出不少優秀的鋼琴人才，如董光光、傅聰等皆是他的弟子。「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」不屬於政府，但是却使中國人第一次有機會領略西洋音樂中最難懂的交響樂，而當時擁護西洋音樂的風氣也更爲濃厚。交響樂隊演奏之後，是上海「國立音樂院」的成立。

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音樂學府——「國立音樂院」，成立於一九二七年，蔡元培任院長一年之後，由蕭友梅接任，翌年改名爲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」。課程編制有理論作曲、鍵盤系、弦樂系、聲樂系及國樂系五組；除本科、研究班之外，還附設高級中學、高中師範科、本科師範組、選科、補習班等。

黃自由美國奧柏林大學及耶魯大學專攻理論作曲畢業回國，擔任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」理論作曲系主任並兼音專教務長。蕭友梅請到得力助手，校務發展順利，理論作曲系的成績也因此而更爲充實。當時上海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」的人材濟濟，集中外音樂家於一堂，如黎青主、李維寧、陳洪、周淑安、應尙能、趙梅伯、蘇石林、查哈羅夫、拉查萊夫、富華等都是該採各系主科的音樂教授。這個時期的上海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」，對於推動西洋音樂的表現，是中國接受西洋音樂以來，最具系統、也是最積極的一次。當年「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」學習西洋音樂的熱烈風氣，已經轉移到上海，於是上海成爲了全國的音樂中心。

自從西洋音樂由外籍教士帶入中國，差不多經過三百多年的時間，中國才逐漸開始對它發生興趣，終至全面接受，包括作曲和聲、樂器演奏、聲樂演唱，甚至西洋音樂的教學制度。但是在對西洋音樂的一股狂熱之下，我們自己的中國音樂呢？中國人用西洋方法寫曲、演奏，或者演唱，只要「道行」够，當然沒有問題，但西洋方法是否同樣適合用以表達我們的中國作品？特別是聲樂演唱，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發音定律，以西洋發聲法來演唱中國歌，首先在文字上的矛盾就無法處理，更談不上甚麼風格，或者民族意識了。中國音樂究竟何去何從呢？寫到這裏？不禁又想起了黃自——

如果蔡元培、蕭友梅是中國音樂教育的先驅墾荒者的話，那末黃自應該是近代中國音樂史上最前衞的一位領導人物，尤其是在作曲和教導學生方面的貢獻。黃自的學生之中，有許多是我們熟悉的作曲家，如劉雪庵、賀綠汀、江定仙、陳田鶴以及林聲翕等。

黃自三十四歲時死於傷寒症，比莫札特還少活了一年；在他短短的一生，創作的作品包括四十多首歌曲，清唱劇「長恨歌」（「長恨歌」原分十段，韋瀚章詞，黃自生前只定成七首合唱曲，其中第四、七、九三首獨唱曲，年前已由林聲翕「補寫」，並曾在港演出）以及兩首交響樂曲——「懷舊交響序曲」和「都市風光幻想曲」（電影配音）。可惜交響樂曲的樂譜已經失傳，現存的歌曲樂譜也並不齊全，但至今仍然有許多黃自的歌曲在音樂會裏經常在演唱着的，像「旗正飄飄」、「天倫歌」、「玫瑰三願」、「春思曲」、「思鄉曲」、「農家樂」、「踏雪尋梅」、「採蓮謠」、「花非花」、「四時漁家樂」等。

黃自在最代中國音樂史上，所佔的作曲地位是劃時代的，尤其他的寫作技巧和風格，對於後一輩的中國作曲家有極大的影響。黃自首先介紹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時代，西洋古典音樂和聲、作曲的理論到中國來，在他之前，中國沒有管弦樂作品，也沒有鋼琴伴奏的獨唱曲和合唱曲。黃自基本上對於和聲的運用是十分西洋化的，他的樂曲原則上採用西洋古典調式（大調與小調）的音階（如「抗敵歌」、「旗正飄飄」），有時以中國五聲音階和西洋大、小調式混合應用（如「農家樂」、「天倫樂」），但是如果歌詞是古文體的中國詩詞，黃自多數以純粹的中國五聲音階寫曲，因爲五聲音階更能表達東方的獨特風格，溫柔而深情。如白居易的「花非花」——

「花非花，霧非霧；夜半來，
天明去。
來如春夢不多時，去似朝雲
無覓處。」

此外，黃自對於歌詞聲韻的安排極爲講究，也許由於自小懂得許多中國古詩，因此黃自的樂曲，旋律和文字平仄聲總是配合得如此舒暢，流利而自然。黃自的歌曲容易上口，予人親切的感覺而百聽不厭。

當然，如果今天以現代眼光來評論黃自的作品，它們並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，甚至可能還會覺得有些古舊，但是這毫不影響我們對黃自的懷念和尊敬，因爲，早在數十年前，黃自已經瞭解，並且指出了中國音樂應走的道路，他曾經說過：

「中國的新音樂絕不是抄襲外國的作品，或如西洋人用五聲音階作旋律的骨幹，便可以成功的。它必應由具有中華民族的血統與靈魂，而又有西洋作曲技術修養的創作形式。」

「……把西洋音樂整套搬過來，與墨守舊法都是自殺政策，因爲第一種辦法，我們充其量只能與西洋音樂進展到一樣的水平罷了，況且這也不一定辦得到，因爲不久他們自己也要變新樣子，……」

黃自的理想是使中國音樂接受新時代，趕上世界潮流，成爲國際性的音樂語言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把前人已經撒下的種子，加以灌溉、培育，使它成長，結出美好的果實來？

節錄自費明儀著「歌者與歌」
（文藝書局出版）

＊費明儀